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

唐

高宗皇帝

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皇后子為皇太子

先是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至是上遂廢忠而

立弘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泣涕拜辭而去李安仁綱之孫

二月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

夏六月詔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太宗配五帝于明堂

秋七月貶侍御史王義方泗州漣水人為萊州注見前司戶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上命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

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義方將劾奏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之

九月括州隋置今浙江處州府是暴風海溢

丁巳二年春正月以蘇定方名烈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為伊麗即今伊犂在巴里坤北道行軍總管討沙鉢羅

先是上遣使册拜西突厥真珠葉護乙毗咄陸之子為可汗

人君日覽萬幾
親庶政猶懼或
滋叢脞奈何以
憸邪當軸逢迎
屬主貽以安安
耽樂而彼旅將

至碎葉城 唐書地里志焉耆都督府有碎葉城西域傳出安西至葱嶺竊二千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北行竊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其西有碎葉城 考唐碎葉川亦曰素葉水在伊麗河西今伊犁河西之水最大者為圖斯庫爾鹽即碎葉舊蹟也其水周廣六百餘里為沙鉢羅所拒遣程知節等討之不克至是乃以蘇定方為總管督諸軍自北道進討

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遂行無忌迨柄假重兼不能自利而適以自害則非彼所能聽計也尸起莽謂其承其旨意使得專樂閒房尚非誅心之論

遣天竺方士歸國

王元策之破天竺也事見前得方士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四方采藥藥竟不就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仍遣歸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令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未及行而死

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先是詔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事見前至是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都督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唐置今瓊州府崖州是濟台州後復徙庭州台州唐置今浙江台州府是庭州注見前遂良愛州梁置地在今安南國柳奭象州隋置今屬廣西柳州府

詔廢六天唐書禮樂志自鄭康成以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之祀合方丘神州

感生五帝之說出緯書鄭康成

取以祈昊天上帝未免失之傅會唐初乃以祈穀祭雩諸大祀並奉感生不經甚矣時孔穎達等皆號通儒何不加詳議尚待後人駁正耶又冬至孟夏兆及方丘孟冬從有北郊之祭亦非禮意顯慶合而為一亦覺準古未嘗非隨與著翕然不久旋復

注見前爲一祭禮樂志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顯慶二年禮官等議盡黜鄭說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祀昊天上帝又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于北郊至是合為一祭

冬十月蘇定方擊沙鉢羅獲之分立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

蘇定方至曳咥河胡三省注在伊麗河東西沙鉢羅帥兵十萬拒戰定方擊敗之斬獲數萬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且

亦何猶乎

休息亟追之可及也乃兼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獲又數萬沙鉢羅脫走趨石國（注見前）定方于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埸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還給之十姓（五咄陸五弩失畢）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鈞兄子）將兵追沙鉢羅獲之分西突厥地置崑陵（居碎葉川西）濛池（居碎葉川東）二都護府以彌射（達頭可汗五世孫）為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彌射族兄二人俱太宗世來降）為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

落

以洛陽宫爲東都

以劉祥道字同壽觀城人林甫之子爲黄門侍郎知選事

祥道以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二千四百有餘内外文武官自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畧盡矣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懼于改作事遂寢

戊午三年春正月詔行新禮

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長孫無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博士蕭楚材等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焚國恤篇凶禮遂闕

夏五月徙安西都護府于龜玆

初龜玆王布失畢與其相那利互來告難（王之妻與那利通由是君臣猜阻）上兩召之囚那利遣使送布失畢歸國龜玆將羯獵顛發衆拒之詔發兵討誅羯獵顛乃徙安西

都護府于龜茲高昌但為西州都督府

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横州（唐置今屬廣西南寧府）刺史李義府為普州（後周置宋廢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安岳縣）刺史

李義府兼中書令有寵于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于上前上兩責之（未幾義府復召為吏部尚書）

鄂公尉遲敬德卒（謚忠武）

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卒

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己未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注見前安置

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悦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勅敬宗與辛茂將時為侍中鞫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

驚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

為非令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搆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于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

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錄

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

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于是士卒以軍功

至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詔許敬宗議封禪儀

敬宗請以高祖太宗俱配上帝太穆文德二后並配

地祇從之

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椰奭韓瑗

七月詔御史追椰奭韓瑗枷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

公輸詣黔州再鞫長孫無忌逼令自縊詔斬瑗奭瑗

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高履行士廉之子

冬十月思結反鐵勒別部注見前遣蘇定方討降之俟斤都曼降

庚申五年春二月帝如并州

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于朝堂婦人于內殿頒賜有差詔并州婦人年八十已上皆版授郡君

夏六月丙寅朔日食

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

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有告其事廢為庶人徙黔州

遣蘇定方等伐百濟降之

初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上表求救詔蘇定方等率水陸十萬以伐之定方引軍自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南）濟海直趨其都百濟傾國來戰大敗之百濟王義慈降（定方前後凡滅三國皆生擒其王調西突厥沙鉢羅思結都曼及義慈）

也

詔以其地置熊津城在今朝鮮國全州西北等五都督府明年百濟故將福信迎立其故王子扶餘豐檢校帶方州即帶方郡注見前刺史劉仁軌擊破之先是蘇定方軍還留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文度濟海卒福信遂迎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時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詔以為帶方州刺史統文度衆幷發新羅兵救仁願仁軌御軍嚴整所向皆克拔其數城既而福信與扶餘豐浸相猜忌豐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援倭國即日本注見前又明年九月熊津道總管孫仁師及仁軌等大破百濟餘衆及倭國兵百濟悉平仁師將兵浮海而進仁軌軍勢大振與倭兵遇四戰皆捷扶餘豐奔高麗子忠

壼內稍預外事
尚不免司晨之
衰此益委以政
柄予自求女寵
為患雖良相不
至若此之甚歟
明謂啓室之禍
高宗自禍之立
御批當爲自陷
日視事以後稱

勝等帥衆降初仁軌檢校帶方請唐歷及廟諱而行人問其故曰吾欲削平東方頒示本朝正朔及百濟平仁軌留鎮卒皆如言仁軌又上疏以戍兵疲弊請厚加慰賚以鼓士心復表用扶餘隆使招集餘衆上深納之遣兵渡海以代舊戍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使

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辛酉 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渭南人等征高麗

息生厥遂至不振後列聚冰其所由來漸矣

時任雅相等及諸胡凡三十五軍水陸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皇后表諫乃止蘇定方破高麗于浿江（注見前）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高麗葢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引衆乘冰鼓譟而進高麗大潰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會有詔班師何力乃還（已而任雅相卒于軍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引軍還）

六月以西域諸國為州府

凡府八州七十六

高宗之斥王勃似矣然于鬬雞作檄知為交搆之漸而大關分明宜截自導以爭門之端明于此而闇于彼非蔽而何然此猶其失德之小者耳

徙潞王賢（字明允即章懷太子）為沛王

潞王賢聞王勃（字子安通之孫）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鬬雞勃戲為檄周王（即中宗）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斥勃出沛府

（壬戌）二年春正月改百官名

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郎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儀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並以義訓更

其名而職任如故

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等擊敗鐵勒于天山

注見前

先是回紇同羅僕固犯邊詔以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督諸軍討之及是鐵勒九姓曰樂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紇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聞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

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已而迎降仁泰等縱兵擊掠虜相率遠遁仁泰將輕騎赴之踰大磧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饑凍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詔釋不問以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安輯餘衆仙萼河一名仙娥河在回紇牙北六百里

冬十月䢔越筆反海西域水名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䢔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玆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俱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請

海政矯敕收斬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追討平之繼往絕尋死十姓注見前無主附于吐蕃劉友益曰十姓皆附吐蕃而唐世吐蕃之禍始此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巂州

隋置令四川寧遠府是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嶲州朝野稱慶後二年東封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義府憂憤發病而死

蓬萊宮故址在今西安府咸寧縣東成

初隋文帝還長安城立宮于西北隅至是營蓬萊宮

于其東北制度宏壯于舊門曰丹鳳殿曰含元移仗居之名故宫曰西内新宫曰東内亦曰大明宫云

五月詔鄭仁泰等分屯凉鄯二州注並見前以備吐蕃吐蕃吐谷渾互相攻各上表論曲直求援上不許吐蕃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凉州上以鄭仁泰等分屯凉鄯備吐蕃又以蘇定方節度諸軍授吐谷渾吐蕃表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詔責讓之劉友益曰吐蕃于是始彊

當東廢后此何等事豈有左右

甲子麟德元年春正月以殷王旭輪（後更名旦即睿宗）為單于大都護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長至是部落漸衆請立可汗以統之上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而使皇子殷王遥領之

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

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字游韶陝人）劉祥道罷梁王忠

之彝告內不能
禁而可亂成者
高宗苟媚受制
庸懦不夫至此
又豈特失臣之
機所能繫其惡
哉

賜死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

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没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

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

垂簾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宫

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乙丑二年夏五月行麟德歴

李淳風以戊寅歴推步浸疎乃增損劉焯皇極歴更

撰麟德歴行之

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

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山名在泰安府西南上有壇）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越王貞之母太宗妃也）為終獻燔藁秸陶匏用茵褥罍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上發東都華戎衛從數百里不絕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上元）

濮陽左相竇德元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邱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邱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元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

大臣不可無學謂其能明于古今得失資考鏡而成致澤耳昔

尋常記誦考訂以備顧問特文人潤色餘事何足為重且古今事物繁賾不知亦復何補欽宗偶憶舊聞輒爾矜詡既形德元之短又儼然以大臣自居心術不端醜態畢露不自知其可鄙耳

所能也李韜曰欽宗多問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濮陽注見前竇德元威之從子張公藝壽張人

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正月朔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明日祭泰山封玉牒藏之石䃭音感石篋也纆以金繩封以金泥又明日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

爵加階有差先是階緋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贈太師祭以少牢

至亳州後周置今屬潁州府尊老君即老子為太上元元皇帝

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

夏四月車駕還京師

五月鑄乾封泉寶錢

舉不避讐以人才不可為私嫌廢也異式為擬臣鷹犬殺人媚人其才尚足為國用乎仁軌不念舊惡似矣從而為之泯隱情干黨以匿人祐司元之職所云以人事君安在易簡所譏實不

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已而錢帛踊貴商價不行罷之

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

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事具前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異式承義府風旨逼令仁軌引決仁軌不從異式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仁軌為大司憲即御史大夫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

足以彰其奸

既知政事薦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襄陽人預之裔

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懷運

初武士彠卒其子元慶元爽前妻相里氏出及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于后母楊氏楊氏深銜之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后長姊楊氏出號韓國夫人惟良等皆列朝廷后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外示謙抑實惡之也元慶以憂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及其女皆得幸于上韓

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后嫉之會惟良懷運朝
覲至京師因獻食后寘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
因歸罪于惟良懷運誅之改其姓為蝮氏
冬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死長子男生字元德代為莫離支
出巡諸城其弟男建男產居守或搆之謂二弟曰男生欲除二弟
又告男生曰二弟欲拒兄不納男生遣人偵伺男建
二弟收掩得之以王命名男生男生不敢歸
遂自為莫離支發兵以拒男生男生走保別城遣其

耤田之禮久然廢居自昔已然安得薦仿田間横陌至五推九推以下禮別等差即勸衆率先

子獻誠詣闕求救詔以契苾何力為安撫使麗同善為行軍總管發兵救之已而同善大破高麗兵男生帥衆與之會至是詔復以李勣為大總管郝處俊安陸人副之同討高麗何力同善並受勣處分

丁卯二年春正月耕耤田

有司進耒耜加以琱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夏六月以楊弘武素弟岳之子戴至德胄之兄李安期百藥子趙

亦自有所限制豈宜以天子而下行卿大夫之事若由此遞加則三公將起而終亂庶人胼胝日亦不給高宗之失德多矣務此虛名豈能救其實罪哉

當政出房帷老臣誅竄之時而以進賢責侍臣可謂不揣其本

仁本渭州隴西人並同三品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參知政事考唐書高宗紀乾封二年六月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總章二年二月文瓘為東臺侍郎與李敬元同三品百官志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通鑑于乾封二年總章二年並書文瓘同三品恐有誤今依唐書改

時造蓬萊上陽在洛陽宮西合璧亦洛陽別宮等宮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馬數千匹

上憂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仕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以為然

執其納安期推誠之能未幾輒復罷之是尚有延挺實惡乎然高宗朝似此君臣之間正色讜許史識斷多比皆祖太宗與房魏輩議論故公然實際而尚虛辭安能悔其失德哉

秋八月己丑朔日食

戊辰 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 五車五星在畢北主天子五兵

彗星見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

秋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臧降高麗悉平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

先是李勣拔高麗新城遂進攻一十六城皆下之行軍管記元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之唐兵不得渡上聞之流萬頃于嶺南元萬頃河南人魏京兆王子推後已而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高麗兵于金山乘勝將攻扶餘城扶餘國之故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餘四十城皆望風請服及是勣等進攻大行城在朝鮮國咸興府西南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破之圍平

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凡收五部百六十九城戶六十九萬十二月李勣將至上命以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上受俘于含元殿分高麗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統之擢其酋長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初高麗有

監運損糧當有定考乃以容色之間覺為改注具辨文徵法耳

秋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至是凡九百年而李勣為大將滅高麗年正八十云

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己巳二年春二月以張文瓘李敬元亳州譙人並同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此始

以盧承慶字子餘思道孫為司刑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

此蓋雖亦明悉習而不知其義政之甚晚政體者所不恥也

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色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尉彭城劉迺祐弱冠政事爲畿縣最李紛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

詔定明堂制度

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方稜也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瓦名清陽爲天玉者實其名葉者薄其實也其門墻階級牕㮰盧經反牕隔也楣棟下楣木柱柳魚剛反斜角謂之飛柳楶子結反梁上欂櫨枅堅奚反柱上欂木栱居竦反大杙也皆法天地陰陽律歷之數以衆議未決又

會饑饉竟不果立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八月詔幸涼州不果行

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不宜遊幸上聞之詔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宰相以下皆不敢言詳刑大夫（即大理少卿）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息

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行

九月大風海溢永嘉安固諸縣永嘉本漢永寧縣隋更名今為浙江溫州府治安固晉縣吳越改瑞安今隸溫州府漂六千餘家

冬十一月李勣卒謚曰貞武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

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令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及卒

孫敬業嗣 勣為將有謀善斷戰勝則歸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慊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及是年八十卒

定銓注法

人君清明任賢慎擇大臣以主銓選不次以彰賢能依格以鬱年勞則巧與奸自絕足為用人舉要之法向因讀史曾及之至唐之身言書判蓋未免逐末而忘其本尹氏但指以身取人之非其說猶為未備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約唐之選法取人以身（體貌豐偉）言（言辭辯正）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長）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注其姓名官職）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甲乙次序）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

闕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試者凡十舉其後脁出手毋過一尺）負米（負米五斛行二十步）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受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一年一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

言何闡理體文成之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當奔四方風動矣

庚午 咸亨元年春三月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西臺舍人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上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寘左右豈可使醜類入侍軒闈又奏齊獻公長孫晟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武士彠廟甚修而齊廟毀廢非所以彰孝理之風也上皆從之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

秋八月薛仁貴擊吐蕃敗績

初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薛仁貴為大總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孝恪子副之以討吐蕃待封先與仁貴並列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多違之至大非川在青海西今曰布喀河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于河口積石河口斬獲甚衆進屯烏海注見前待封將輜重徐進遇吐蕃敗走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敗死畧盡

與欽陵約和而還仁貴侍封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

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畧欽陵代父秉政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關中旱饑

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

加贈武士彠為太原王夫人為妃

冬十月詔官名復舊

辛未二年冬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壬申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于靈州

吐谷渾畏吐蕃徙靈州以鳴沙縣地置安樂州處之鳴沙故城在今寧夏府中衛縣

其故地皆入于吐蕃

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又詰以吞吐谷渾地及敗薛仁貴事仲琮頓首曰臣受命來獻他非所聞上厚賜而遣之

秋八月許敬宗死

敬宗先致仕及是死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畤曰昔晉司空何曾以日食萬錢侍謚為繆敬宗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然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　敬宗以姊為繼室其子昂烝之敬宗奏斥昂又以女嫁馮盎子王福畤適之子

冬十一月戊子朔日食

以邢文偉全椒人為右史即起居舍人王及善邯鄲人為左千牛衛將軍唐官掌宿衛侍從

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唐散樂有擲倒伎次至右奉裕率唐東宮官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癸酉四年春三月詔劉仁軌修改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秋七月婺州大水

甲戌上元元年春正月以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討新羅帝以新羅國為雞林州

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詔削法敏官爵其弟仁問在京師立為王使歸國明年二月仁軌大破新羅之衆于七重城新羅遣使謝罪上赦之復法敏官爵仁問改封臨海郡公

三月辛卯朔日食

以武承嗣后兄元爽子為周國公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爵

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昭陵

大酺

太酺上御翔鸞閣（含元殿東閣曰翔鸞西曰棲鳳）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

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天后表便宜十二條詔行之

后以國家聖緒出元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試策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量加俸禄及他便宜合十二條

詔書襃美皆行之

乙亥 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

天后祀先蠶于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時上

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劉禕之字希美子翼之子

夏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女也

幽于掖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惻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勗太子尋薨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詔追謚為孝敬皇帝胡三省曰帝子謚皇帝始此

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元同三品

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寃結者密為奏辨由

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駮上甚委之

丙子儀鳳元年秋八月始遣使詣桂廣交綱目作交今依通鑑改黔等都督府注擬

敕廣桂等都督府比來注擬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

遣五品以上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九月以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顔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

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冬十月祫享太廟

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祫祫後二年而禘

唐書禮樂志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上元三年韶有司議禘祫年數史璨等議春秋魯禘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時以其言有經據從之

安置鄅王素節帝之子蕭淑妃出于袁州隋置今為府屬江西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為申州後周置今汝寧府信陽州是刺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贓賄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杞王上金後宮楊氏出也后惡楊氏徙金澧州安置後武承嗣諷有司誣奏上金與素節謀反皆縊死　澧州隋置今隸湖南

丁丑二年春二月以高藏為朝鮮王扶餘隆為帶方王

賑恤固有司之事然牧令尤必皆賢保無有吏胥中飽民不霑

以高藏為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總章二年徙高麗戶于江淮山南京西諸州遣與俱歸扶餘隆為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卭州而死高麗舊城沒于新羅餘衆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卭州註前見

夏四月河南北旱

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寧陵人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

賢愚有道使分道將察則人知忘憚而弊可潜消昔云參迎妨發其州縣之下卿即不致妨廢矣

天子在而百官四夷獨朝其后豈復知有天日耶易此之上六

緣賬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詔廢顯慶新禮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其五禮并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大禮臨時撰定

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

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

以李敬元為洮河道大總管秋九月敬元與吐蕃戰敗績

曰此之毛背孔子以為毛所容高宗之謂矣

敬元代將即有青海之敗使非黑齒常之乘夜襲擊幷無餘衆還鄯州矣知人之哲固難責之高宗獨怪仁軌素負時望明知敬元非將帥才挾嫌排捘搆私怨而不恤國事稍明大義者當

先是詔以劉仁軌鎮洮河軍（胡三省註鄯州城內有洮河軍鄯州今西寧府碾伯縣是）仁軌每有奏請多為李敬元所抑由是怨之知敬元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元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元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九月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副總管劉審禮（德威子）深入敗沒敬元按兵不救狼狽還走虜追擊之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夜帥死士襲擊虜營虜乃遁去敬元收餘衆還

如是乎

鄯州上嘉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敬元之西征也監察御史
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勅師德收集散亡軍乃
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
上意論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
蕃為憂太學生魏元忠上封書曰理國之要在文與
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
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辨亡與救河
汧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
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
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
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
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
國之切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致理近
日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
敗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

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矣上善其言乃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魏元忠宋州宋城人

己卯 調露元年春正月辛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京兆萬年人免

弘機作上陽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爲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于無人之境爲忠貞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夏四月命太子賢監國

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西域國大月氏別種居達遏水西距長安萬五千里而贏王行儉襲執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以歸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

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先是波斯為大食所滅其王卑路斯入朝尋死其子泥洹斯為質在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

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册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字仲翔廢王后從弟)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安西四鎮已見前)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

閫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築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所治城四面十二門為屈曲隱出伏沒之狀西域胡縱觀莫測方畧悉獻珍賚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單于大都護府注見前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皆塞州北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長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

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突厥遂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上大喜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

庚辰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

初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

行儉于當時固為許將臣畢然三百乘乘各五壯士當為一千五百人虜以為糧車驅去當必紛紛散行前後不齊且此驅行之際虜豈不覺必待取糧而後十五百人者齊自車中躍出奪

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行儉大破突厥于黑山在今歸化城故豐州北擒奉職泥熟匐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先是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致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運糧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崗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後二年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為寇詔復以行儉為總管討之行儉多縱反間伏念菩沒相猜貳行儉遣裨將程務挺

擊是誰為之掛會記載者欲奇其說而不自覺其必無是理致人疑笑矣又下營當避溪登水游必至之處行國亦然有何奇特而致諸將之驚服行儉且自以為神益足鄙耳

掩襲伏念伏念窮廹執溫傅以降餘黨悉平陌刀大刀也程務挺名振之子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隋故郡在今青海南即吐谷渾赤水城也

先是吐蕃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年始八歲上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至是入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于茂州唐置今州隸四川築安戎城在茂州西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

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注見前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之地東接涼松茂巂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偃師人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會崇儼為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為太子頗

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鞫之于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黨與皆伏誅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于麟德殿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昂之曾孫）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

會于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利貞族孫翔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耻與為比嘗曰所貴于名家者為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

三月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命剔去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

四皓羽翼太子其事已爲古今嘗譏若田游巖之純盜虛聲耶

糞歲得錢二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厚矣竊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秋七月太平公主武后女適薛紹汾陰人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亦不得不懼也

徵處士田游巖京兆三原人爲太子洗馬

游巖隱居嵩山上東封嘗幸其廬徵爲洗馬無所規

儼之拘牽俗論尤溺所誤以求故褫真乃況而愆下

徴右衛副率蔣儼義興人綱目作薛儼今依唐書改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俶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道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明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遊巖不能答

冬十月丙寅朔日食

徙故太子賢於巴州注見前

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孫重照為皇太孫

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名綝以字行本丹陽人後徙咸陽）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夏四月甲子朔日食

關中饑上幸東都

上以關中飢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字子隆聞喜人）薛元超（收之子）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

餓死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于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赤縣唐京師所理長安萬年二縣是也

聞喜公裴行儉卒謚曰憲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華陰人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駱賓王義烏人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元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

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勅渡海墮水烱終于盈川唐置改城在今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皆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後多為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士非以升階跌而碎之懼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于是不復有追惜之色

以郭待舉潁川人岑長倩文本從子郭正一定州鼓城人魏元同字和初鼓城人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章平事唐書百官志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

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鄢陵人曰待舉

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先是元同為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周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筆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于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倘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東都霖雨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秋七月作奉天宫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宫于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行宫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

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嘉謂之鳳鳴朝陽上遣宦者沿江徙異竹所在縱暴荆州長史蘇良嗣因之上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上手詔慰諭令棄竹江中蘇良嗣世長之子

零陵王明自殺

初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至是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于平閣夜失其首及明子後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注見前）死久矣何紿我也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明年五月骨篤祿寇蔚州殺刺史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今若廢之則濱河之地恐為賊有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蔚州注見前豐州隋置故城

左今鄯爾多斯右翼后旗棲名豬以字行京兆始平人

以妻師德為河源軍經畧副使

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于白水澗在西寧府西北八戰

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刑部尚書屬員外郎左驍騎郎將

充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癸未弘道元年夏四月綏州部落稽注見前作亂討平之

部落稽白鐵余鐵余姓之因以為號工埋銅佛于地中久之草

生其上紿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得

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千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本西魏城中縣隋更名米廢改城在今綏德州清澗縣稱皇帝置百官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王方翼討之擒白鐵余餘黨悉平

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于嵩山冬十一月詔罷之

詔封嵩山已而上疾甚故罷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于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祥道子本名齊賢後更名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尊天后為皇太后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遂崩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越六日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

故事宰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遷中

武氏覬竊神器已非一朝廢立

書令始遷政事堂于中書省

中宗皇帝

甲申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立妃韋氏為

皇后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弘道元年以相王徙封更名

帝欲以后父韋元貞京兆萬年人為侍中裴炎固爭帝怒

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

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勒兵宣令廢

之謀固不俟中宗失言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遑遽求欲官后父且輕視以天下與人為怒時泄憤語[耳]父子昏闇如出一轍而究制房帷之病亦見端于此矣

帝為廬陵王帝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别所立豫王旦為皇帝（即睿宗）妃劉氏為皇后永平王成器（豫王子）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改元文明旦居别殿不得有所豫政事皆決于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于坊曲一人言嚮知别無勲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詣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

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

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吕后禍敗之事

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

太后始御紫宸殿洛陽宮內朝之殿

太后御武成殿在洛陽宮內東北皇帝豫王也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黲紫紫色之淺者帳以視

朝

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

初太后命將軍邱神勣和之孫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風使殺之至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

歸罪神勣貶之而追封賢為雍王尋復以神勣為金吾將軍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即房陵注見前又遷于均州注亦見前秋七月溫州唐置今為府屬浙江大水

流四千餘家括州亦大水流二千餘家

八月葬乾陵在乾州西北

賀善賛曰高宗瀆亂人倫委政房闈幾貽宗社之禍可勝罪哉

太后以尚書左丞馮元常安陽人子琮曾孫為隴州西魏置今屬鳳翔府

刺史

初元帝為高宗所委常密言中宮威權太后宜稍抑損高宗深然其言而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献瑞石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之

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高宗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綠七品淺綠八品深青九品淺青）東都為神

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改類之

太后立武氏五廟通鑑綱目俱作七廟考唐書武后傳光宅元年追尊武氏五代祖為公高曾祖考皆為王遣使者告五世廟室裴炎傳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諫太后不悅而罷又武后紀天授元年九月改國號周立武氏七廟蓋光宅初未欲立七廟以裴炎諫止立五廟及天授改國乃于五廟之外又立周文王及平王少子武二廟共為七廟也綱目因仍通鑑原文未及詳考本史故于是年綱書七廟而目則止及

五世天授改國曰中則詳祀所立之七廟前後似未明晰今依唐書改正

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于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悅尊五代祖為公妣為夫人高曽祖考為王妣皆為妃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淮安王神通子擊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本眉州刺史坐事貶柳州司馬）及弟敬猷（盩厔令免官）唐之奇（給事中貶括蒼令）駱賓王（貶臨海丞）杜求仁（正倫之姪以詹事司直貶黟縣令）魏思溫（御史被黜）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得貌類濮王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令其舉兵移檄州縣（畧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旋之發踐元后于翬翟陷吾君于聚麀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檄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騫氏閔子騫之後以字為氏味道蘭州金城人為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元慶之子以韓王元慶魯王靈夔二王皆高祖子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于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于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詧舊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中州義陽人為鳳閣侍郎明其必不反遂幷下獄以騫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諶平章事斬

裴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儋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

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踈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于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于朝堂杖而流之

李敬業取潤州唐置今江南鎮江府是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温說李敬業直指洛陽薛仲璋以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

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逺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渡江陷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在揚州府髙郵州西北使敬猷逼淮陰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兹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孝逸從之敬猷走敬業勒兵

阻溪拒守元忠復言于孝逸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將走入海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以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

胡氏寅曰元忠智謀誠為可用然其言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夫使敬業敗則武氏愈安何繫于唐室乎

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初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至是或譖務挺與炎及敬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突厥宴飲相慶太后以王方翼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先是方翼為安西都護擊

破阿史那車簿及三姓咽麪等西突厥遂平以廢后近蜀竟不錄功至是遂流死　三姓咽麪鐵勒別部

乙酉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劉友益曰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太后頒垂拱格

夏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于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遂得幸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因度為僧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

薛紹合族紹以季父事之懷義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懷義皆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許州長社人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丙戌三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

太后下詔歸政豫王綱目于武后稱制後中宗睿宗自稱謚以別今以目從綱中宗稱帝睿宗仍稱豫王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辭太后復臨朝稱制

二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驛馬供食使詣行在所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

無賢者不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于是周興長安人來俊臣萬年人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

子昂文士陳奏亦有明快處然當武氏臨朝而以興立明堂太學為請蹟非迂繆直善備序耳

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數千言網羅無故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脉哭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于虎狼

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元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

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背不可以不擇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

夏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為内史蘇良嗣韋待價挺之子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

良嗣為相遇懷義于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于太后太后曰阿師當于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秋九月有山出于新豐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荅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四月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洺州永年人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反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豫王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秋七月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之

突厥骨篤祿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李多祚擊之

突厥走散磧北（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賜姓得入宿衛常之雖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咎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咎官兵乎卒不問）

九月虢州人楊初成矯詔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冬十月太后流李孝逸于儋州（唐置今屬廣東瓊州府）

孝逸自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而譖之出為施州（後周置今湖北施南府是）刺史至是承嗣誣孝逸自言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減死除名流儋州卒

太后罷御史監軍

將帥閫寄勝敗功罪繫之豈可

令人從事掣肘武氏罷御史監軍不當以人廢言乃開元反正于則天政事多所變更并監軍亦復舊制其後浸至委任貂璫匪惟矯枉過正且變本加厲矣胡寅以智術予武氏而不推究宦豎典兵流弊尚論未為扼要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法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大饑

戊子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立崇先廟

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

士周悰請爲七室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

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崇先廟室應如

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

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爲明

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

爲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爲之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

數萬人

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于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遂族誅之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自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皇

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曰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洛受圖

以洛水為永昌水告謝于郊廟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宗戚並會神都先加尊號

六月丁亥朔日食

河南廵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子越王貞太宗子舉兵匡復不克而死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后將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于是元嘉子黃公譔詐為皇帝（中宗）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琅邪王冲募兵得五千人擊武水（隋縣五代周廢故城在今東昌府聊城縣）不克還走博州（隋置今東昌府是）為門者所殺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豫州（注見前）未幾戰潰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結約

未定而冲先廢惟貞狠狷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太后削貞父子屬籍更姓虺氏并欲悉誅韓魯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人藍田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乃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黄公譔等于東都逼使自殺親黨皆誅常樂大長公主高祖女也下嫁趙瓌瓌時為壽州刺史貞將起兵遣使告之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亦坐死霍王元軌江都王緒

元軌子東莞公融虢王鳳子高祖孫皆坐與二王通謀為太后所殺紀王慎太宗子獨不與謀亦坐徙巴州道卒慎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儀郎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謂媛之儉素楚媛曰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為美縱侈為恩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慙服及聞慎卒號慟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越王貞之敗也太后以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貞黨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而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仁傑先為寧州刺史有德政及是流者道過寧州父老迎勞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于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太后拜洛受圖

黲紫臨朝以來所為淫瞶逆理豈僅一明堂之奢侈蔑古哉是時中宗已徙房州宗室多遭誅

太后拜洛受圖豫王及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敘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明堂成作天堂

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層三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爲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號曰萬象神宮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懷義所作夾紵大像也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以懷義爲成

幾傳之將為偽周跡以貽著印循茅茨采椽之制亦何關于宗社安危求禮擴拾浮詞冀以文其欺誑膚陋更出寒蟬下矣

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瓊臺瑤室無以加也不報

己丑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大饗萬象神宮

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鎮珪為初獻豫王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周國先王（武氏祖父）亦與饗焉禮畢御門大赦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又尊周忠孝王為太皇妣為太后墓曰昊

（陵順陵）

夏四月太后殺汝南王煒（蔣王惲子太宗孫）鄱陽公諲（道王元慶子高祖孫）等十三人及天官侍郎鄧元挺（藍田人）諲謀迎帝（中宗）于房陵以問元挺煒又嘗謂元挺曰欲為急計何如元挺皆不應坐知反不告同誅（是冬太后人殺鄭王璥等六人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璥元懿子脩琦元嬰子皆高祖孫嗣王）

五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軍（注見前）大總管討突厥懷義行至紫河（任令歸化城南）不見虜刻石紀功而還（明年復命）

懷義北封尋罷

秋七月太后殺內史張光輔京兆人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唐置治常林故城在今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將奔突厥為吏所獲敬真多引海內知識冀以免死誣內史張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被誅初越王貞等起兵太后遣兵擊之命光輔節度光輔久留豫州多殺無辜狄仁傑謂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今官軍暴掠殺人丹野是一貞死萬貞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明公頸雖死如歸耳光輔奏之仁傑坐貶至是敬真誣光輔在豫州時有異圖遂誅

秋官尚書張楚金祁人道源族孫陝州刺

史郭正一佩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敕乃徐起拜竟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初太后問陳子昂為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及楚金等免死又上疏曰比者勑免楚金等死是日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惟陛下嚴懲酷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元同

魏元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元同誣之曰元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元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為徐敬眞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于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走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興等又誣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

冬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太后自名曌（即照字）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蒲州人太后從父姊之子）改造十二字（照為曌天為𠀑地為埊日為囸月為囝星為〇君為𠁈臣為𢘑人為𤯔載為𡕀年為𠡦正為𠙺）以獻至是行之

除唐宗室屬籍

從周興之請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